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正蒙一

涉

門人苑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

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

不測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

者實之廢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以

明鬼神之所幽風雲之運地之所載日月之所流物

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

也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

遺笑言若斯言笑口門人蘇軾序曰先生著正蒙書

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先生曰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正蒙一



涉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極乎高明語下

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

不測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閒語小入於無朕一有室而

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以

中至正之矩天之所運地之所載日月之所流物

明鬼神之所幽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

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

業者及乎此者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推

也者及乎此者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推

遺笑言若斯言笑口門人蘇軾序曰先生著正蒙書

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先生曰

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



者之者如其在人功而巳又縮會歸義例略物具在顧取  
此書吾積年以類思相從爲十篇○呂汲公曰先生云  
一發端示人固多已所者潤澤華萊爾○程子曰如老木  
道之言以誠器有過者乃在上者○橫渠立清虛一大名天  
遺不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中體物不  
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以示人蓋恐未信者  
子性善養氣之深性命之說雖揚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  
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  
况他人乎而孔子傷易之聖猶待五其而後知孔子曰五  
有未易言者非止已○世儒之說也○先生極天之聖人  
不當徒爲空言而已○世儒之說也○先生極天之聖人  
陽之書曰正蒙其志大人其慮深且遠矣○正朱子曰故橫  
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人其慮深且遠矣○正朱子曰故橫

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深難窺測要其  
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徹曉其勇深難窺測要其  
本原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公之  
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公之  
而及於此見有味則世間一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捨也  
若果於此見有味則世間一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捨也  
綺語自無工夫看云過處○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  
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  
明所照而考索至以蓋橫渠却只是受辛苦聖賢便由  
將向前去却欠涵泳至以蓋橫渠却只是受辛苦聖賢便由  
氣化有說試教明道說得便不好終如是以受辛苦聖賢便由  
如此說試教明道說得便不好終如是以受辛苦聖賢便由  
却只是說說得便不好終如是以受辛苦聖賢便由  
○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  
說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  
非性散處然其流知若是箇大道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  
與氣有好性之由太虛有與天之覺有氣化有道之名亦  
道氣化有性之名如性與天之覺有氣化有道之名亦  
道氣化有性之名如性與天之覺有氣化有道之名亦

性理大全卷之五



過樂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為萬物之原張子未安等語樂可見矣○黃瑞節曰朱子撥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曰二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云

### 大和篇第一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大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容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容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容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徃而不反徇生執有者



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

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

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

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大虛中所見之物

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

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

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

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

遂躡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

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

困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

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說而陷於淫矣

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

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

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

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味子曰块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

是木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副結

槽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升降



飛揚所以生理。物者未嘗止息。但人理不見。在其間言。機  
言始莫是說。生理。否曰。此本只是息。說人理不見。在其間言。機  
一靜便是機處。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始是。便如。生。物。底。  
毋行。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升。降。飛。揚。便。是。這。升。降。  
實。動。靜。兩。句。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  
飛。揚。者。為。之。非。兩。般。也。○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記。  
中。一。般。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子。欲。無。言。天。地。與。聖。人。  
都。一。般。精。底。聖。人。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  
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  
然。此。等。言。語。都。是。經。煅。煉。底。語。須。熟。念。細。看。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  
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各亦共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  
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  
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  
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為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  
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  
見。易所謂。離。屬。目。是也。○形之時。其出之。因。已。在此。不  
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氣之聚散於大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  
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  
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大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程子曰。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外有氣。是  
雨之也。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問。大虛之說。本  
是說。無極。却是說。得無字。朱子曰。無極。是說。貫虛。實。清。  
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大。虛。字。落。在。一。邊。子。使。是。難。  
說。有。聖。人。偏。執。了。明。道。說。氣。外。無。神。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  
則。有。時。非。神。子。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上。者。還。他。是。理。  
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



形而實對了者還他是清便是與濁對子是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大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且大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皆不離乎此造化便是大虛但夜雨露霜雪山川雜氣化說雖雜氣化說水火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理人便隨在裏面無此理處合虛與無安頓處如水月中須是看此水方映得月心氣則合虛與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性非道弘人是性道不為檢其心耶說子人能弘道是性心郭郭

郭

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由太虛有在天之名都形底因有謂之性也○由形而虛無迹以有形之氣具無性之名謂天道此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管此一管此一句潛室陳氏曰四者本是一理命之謂性這下管此一句○潛室陳氏曰四者本是一極是也從氣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一也從性與氣合上看其實一理爾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二氣自然能如此問伸是二氣之自然者耳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伸是二氣之自然者耳



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  
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  
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者是鬼  
是鬼風雷鼓動是神收斂是鬼  
得天地間妙用是

天道不窮寒暑已眾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還

### 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朱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氣到此已是一章廢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動靜兩端說氣之本上章言坎然太虛一氣耶所謂游氣此意○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此意○所以賦與萬物也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指其所氣合而成之也○陰陽循一箇性命便有一箇指其所出者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卦相盈虧之循也雷運道成男女坤雨日者易曰陰一陽一摩八卦相盈虧之循也雷運道成男女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晝夜運而無息乾道成男坤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晝夜運而無息乾道成男坤殊如雨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相似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天地之氣運轉有正○只管層層散殊比如一箇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衰轉造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是一人上萬殊皆衰轉造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是一人上萬殊不覺又生出二氣只箇物即他這箇幹轉便是生一物時節○



游氣是氣之發散是游氣若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  
錯不齊既生便游氣固是一物但渠所說游氣紛擾  
二氣初無增損也○此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  
合而成質恰是底說蓋陰陽只混了闢闢了混故周  
却是混分開底無窮今○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  
子云混分開分其無窮今○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  
扇相似風來便是立天地物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  
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  
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魄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  
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  
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

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  
出於大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  
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  
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  
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細縕二端而  
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



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大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參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註云雨在故不測只是這不行測兩故化自註云推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惟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而推行乎此爾一陽一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處不同譬如陰陽窮○中有陽陽中有陰陽進退非一陰則陰生陽所以神化無窮○中有陽陽中有陰陽進退非一陰則陰

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不可得而見○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

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

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

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

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

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

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



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  
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曰惟木乃  
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文之次有歲之象也  
黃瑞節曰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問未詳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  
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  
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  
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因一作北為南日月  
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皆右行如何曰自觀天行甚  
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  
傳一日行一度健次於天一日一十五度四分一  
度日行一度健次於天一日一十五度四分一  
度日行一度健次於天一日一十五度四分一  
日為退一起度二日終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起天進  
積至三百六十五日所退之分日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  
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分日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  
而一成不盡比天為遲了一日一夜三度九十分五度之  
一七半強與而一周天與初合又行二日有奇為二  
九日半強與而一周天與初合又行二日有奇為二  
行取易見日會進數為順天而左行是截法故謂之右  
也曆家若順筭則筭著那相去處度數多順筭以其相  
處言故易筭祭季通云西域有九執度數是順筭以其相  
體二宿便急各不同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  
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  
右轉急小輪轉慢大輪是左轉外只有小輪有慢便覺日月大  
輪轉急小輪轉慢大輪是左轉外只有小輪有慢便覺日月大



似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  
行一右轉一夜一記周天一周天之外更于一度其說可證也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  
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  
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  
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  
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別繫

### 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

四方之正位而有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  
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及證以海潮黃  
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其下環地外四遊升  
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環地外四遊升  
遊過西方五千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環地外四遊升  
上冬遊過北方五千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環地外四遊升  
升降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其  
升降於海空之中而為潮氣力與元氣相為升降而為地  
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曰天術之觀之天形皆  
其說與地有四極二出度為夏至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  
倚半在中又其南北極二出度為夏至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  
故畫長又其商二其南二度為春分之日道在天上最高  
稍低故畫又其商二其南二度為春分之日道在天上最高  
地長最乃低故畫又其商二其南二度為春分之日道在天上最高  
夜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息皆繫於  
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息皆繫於



畫夜之運日行一度有奇行朝信之來率爾故太陰西段之  
期常緩於太陽行三度有奇復後三日朝勢大聖前月如行  
望常故晦前三日自聖勢長朔後三日朝勢亦如月之行  
差疾故晦前三日自聖勢長朔後三日朝勢亦如月之行  
月於朔聖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朝則常  
大秋冬夜潮常之大蓋歲之有春秋之進月之有朔聖天地  
之常數也夜潮比常之大蓋歲之有春秋之進月之有朔聖天地  
而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

食矣

朱子曰厝家說天有五道而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如  
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一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如  
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會時是日月在黃道  
相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撞著聖時是日月與日正相  
道如一道在子頭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正下相  
向道如一道在子頭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正下相

日常謂之上既虛蓋火日被月在外影其中實闇到聖時恰當著  
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被月在外影其中實闇到聖時恰當著  
其中闇處故月食至明中實闇到聖時恰當著  
之正對無分毫相差可為闇虛所射故食○黃瑞節曰其  
春秋會故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故會  
則交會而食物雖行或有頻交而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  
云日月會故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故會  
交會而食物雖行或有頻交而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  
相錯內而一會外或六入七出或七八六入凡十三日出  
表從內而一會外或六入七出或七八六入凡十三日出  
而與日會一會外或六入七出或七八六入凡十三日出  
餘而與日會一會外或六入七出或七八六入凡十三日出  
行之道不一交則有薄也故變日食者必以朔日躔月道則不  
食其交不遇軌道則有薄也故變日食者必以朔日躔月道則不  
交殊不耳五代之王相掩與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有  
食家之說九所謂月道不相掩與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有  
諸家之說九所謂月道不相掩與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有  
皆斜出天則於二黃道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耳月道二  
三皆斜出天則於二黃道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耳月道二



則各一次入一次出也或十六次入七次出於黃道之入有六  
百七十三日不與日會惟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然而計  
數或有食者或日同過之際道有分數故名氏詩亦有  
當兩食而為春秋二疏之說亦然若日食三法論之一歲兩  
有頻交而食者何也此杜預所謂有離交會而不食者或  
日虛食之理是也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而朔則又遠日而  
聖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

也○微問弦之處乃鏡上弦是月盈及一非如弓之土弦下  
中微問弦之處乃鏡上弦是月盈及一非如弓之土弦下  
月則其光方圓至聖日則三月漸離相對人在下  
則其光方圓至聖日則三月漸離相對人在下  
過皆不關至聖日則三月漸離相對人在下  
存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古今皆言有月過或從下  
知月之光亦復見其人全明而與聖夕無異耳以觀之則  
全明必見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其  
處如鉤對視之大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  
之蓋生之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纒如日之漸遠則  
聖終魄於東而朔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得  
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西矣安得未聖載魄於西既  
明復生所謂死而始生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聖  
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聖之後東近  
之復生所謂死而始生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聖  
聖終魄於東而朔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得  
之蓋生之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纒如日之漸遠則  
處如鉤對視之大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  
全明必見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其  
知月之光亦復見其人全明而與聖夕無異耳以觀之則  
存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古今皆言有月過或從下  
過皆不關至聖日則三月漸離相對人在下  
則其光方圓至聖日則三月漸離相對人在下  
月則其光方圓至聖日則三月漸離相對人在下  
也○微問弦之處乃鏡上弦是月盈及一非如弓之土弦下



二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  
以天之圓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日月相看皆四分天之  
一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一角日在後也近  
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一角日在後也近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  
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  
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  
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細細相  
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比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

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  
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  
火有坎之象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  
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  
此氣而一歲日千足矣故置閏也天體至圓周圓三百  
六十五度而四分度之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  
度積三百六十五日行九百四十度月之九二三百五  
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九百四十度月之九二三百五  
及天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九百四十  
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九百四十







陰性疑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  
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  
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  
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  
旋不合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  
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曠霾陰常散緩  
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  
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  
而氣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出故爆開而為雷也  
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旋繞其外不為雷也  
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為雷也  
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電之類曠霾黃霧之類皆陰

陽邪思不正之氣所  
電水穢濁或音黑也

大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  
之盛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闔而受受者隨材各得  
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  
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

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  
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



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鍊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

體質屬木水火與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外景金水內景本淮南子之說道家謂日山直楊光於外故此為養生之法收視反觀於內故無窮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首揚豈能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

體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為骨子凡言綠須是著從上說故如王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為事之幹也出王之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



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

彼神之道與

或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

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

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

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

已焉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也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

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

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有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  
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  
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  
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  
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

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

者來之終○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也



有所歸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現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不可形容之則不可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

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日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為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是兩在故不測言雨在者或化是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是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曰且如天地日月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曰且如天地何以別其為晝夜無寒暑何以別其為冬夏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



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

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



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也  
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  
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後而  
精義入神可謂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  
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  
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  
必知神之為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  
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  
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  
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祿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  
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



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

物為能過化  
西山真氏曰過化存神此四字其本止孟子過化謂聖人  
凡所經歷處人皆化存神此四字其本止孟子過化謂聖人  
是如性字指本然者而言謂性字為能存神物也  
化為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謂性字為能存神物也  
不為青所蕩而失其生則其性字為能存神物也  
物字指事而失其生則其性字為能存神物也  
自有理則隨其理以應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講老先  
乎其間則說文公解經每矜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到  
生多本其說文公解經每矜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到  
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矜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到  
說亦不可不知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

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

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屈中有伸是也○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神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鬼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

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為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

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

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

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

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

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

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

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自心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知



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

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夫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曰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



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  
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  
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  
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  
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  
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  
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冰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冰只是凍凝成  
成箇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冰復歸於水便有迹了  
與天性在人自不同猶程子器受日光之說  
便是否曰是降了器曰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我所喪爾明天人之  
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  
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  
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



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適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古今晝夜無須更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統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妾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及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及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陰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一本然之妙萬殊之性也  
是理也纔到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  
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  
即太極則以全體與氣雜而言之性即此體陰陽五行  
爾非別有一性也○氣質之性即此體陰陽五行所為  
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嘗有人說起於張程極有功  
諸子之說○後學○前此未嘗有人說起於張程極有功  
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  
分而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  
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離乎氣質之反中之則  
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之性所以有善天地賦予之本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山  
有偏正則所受之氣盛則金之偏正氣衰故有仁昏明  
隨而昏月木之氣盛則金之偏正氣衰故有仁昏明

金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多而仁常少若此者  
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  
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之而理則無  
勝質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  
挾之由是至善之性純粹聽命於氣善惡由之所謂中  
發之而靜天地理之固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  
五性具焉則天地理之固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  
之不同焉思以是而無惡至哉此言也○西山真氏曰  
張子有言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  
之者也程子曰學至氣質變化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  
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  
豐豐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

性理大全書卷之八

二十八



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  
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  
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  
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  
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  
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過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  
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  
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  
德若不能以勝其氣則抵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

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  
故窮理盡性則我之可變者惟死生脩夭而已蓋死生脩  
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夭而已蓋死生脩  
天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  
所謂性命也於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不能全其本然命  
他○性命於氣是性命於德是性命於氣是性命於德是性命  
不能順其自○性命於氣是性命於德是性命於氣是性命  
德不能順其自○性命於氣是性命於德是性命於氣是性命  
之命今以何○性命於氣是性命於德是性命於氣是性命  
理不命如○性命於氣是性命於德是性命於氣是性命  
性命皆由○性命於氣是性命於德是性命於氣是性命  
盡性命則○性命於氣是性命於德是性命於氣是性命  
其定便者○性命於氣是性命於德是性命於氣是性命  
底性便者○性命於氣是性命於德是性命於氣是性命  
概盛得清○性命於氣是性命於德是性命於氣是性命  
稟則性與○性命於氣是性命於德是性命於氣是性命  
稟則性與○性命於氣是性命於德是性命於氣是性命  
氣謂血氣○性命於氣是性命於德是性命於氣是性命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御見聞



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

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

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

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

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為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

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

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

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

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



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  
欲人為之招也

###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  
心正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其心其視天下  
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  
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  
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

心為有外矣蓋私意問陽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木必  
能無外矣○問體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  
如格物致知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  
其工夫到然後然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一事○盡心則只  
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一事○盡心則只  
是極其大意只是極其窮理之至則知天而無有外之然  
孟子之意只是極其窮理之至則知天而無有外之然  
餘非是只要其私意便內外性打格只是問如何自家身  
之曰只是其私意便內外性打格只是問如何自家身  
物皆不與天已相無外物是無不相以物理所在一何是  
合天心曰與天已相無外物是無不相以物理所在一何是  
吾心為有外相與無規短無歸着此心便說入虛空裏  
管如此說相與無規短無歸着此心便說入虛空裏  
去子夫子為萬世道實○西山真氏曰語意平易從得夫  
其弊至此學之說未可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

性理大全書卷五



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知合内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必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負

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内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物樣有侍謂如先理會身上利言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已耳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為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任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

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

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

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後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為已義張子以止其說與舊解不同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嘆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

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由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  
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  
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  
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  
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

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  
在善且為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  
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  
與天地為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  
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  
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徒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信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



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首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其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釋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蒙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文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  
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  
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  
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即著見一曲致文  
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從義誠能從義則德自通  
變能通其變則圖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  
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  
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  
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  
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  
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  
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



故能教人使人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  
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  
為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誠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  
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導其

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為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  
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  
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



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予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

正蒙二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人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  
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  
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  
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  
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  
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

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  
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己以  
安人脩己而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憚於天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  
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

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

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感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渚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

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

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

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陽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



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  
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  
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  
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

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超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

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

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  
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  
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  
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  
迹於人者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  
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  
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  
已故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所覺  
者先也

好問好察通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捨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繫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祀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為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黃瑞節曰張子用詩語而以不革為不革命未詳是否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脩己安百姓堯舜病



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  
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  
尼非天命耶

山濼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  
與僞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  
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為獻子之所  
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  
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  
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  
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  
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遠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

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



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

進翼如也此翼如左汲階趨進翼如也張拱賓不顧矣相君送

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按雖佛胖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



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省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文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  
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  
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  
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  
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

### 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盡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  
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  
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  
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  
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  
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  
大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  
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微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  
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微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此反為文減是退讓搏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以樂為文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敵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怒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

怨已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藝者曰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  
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從義

不僭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  
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  
弊斯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  
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  
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  
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  
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  
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  
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



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  
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者  
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  
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  
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又各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

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  
得賢才而後舉之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  
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  
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  
息矣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顯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



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一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致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

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

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



也

顯道者危使乎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外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豕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



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  
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  
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  
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  
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  
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仁乎君  
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者要作有  
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

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指  
為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  
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  
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  
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  
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  
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  
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



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

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  
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  
人為寡髮廣顙蹠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且蹠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作且字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  
折也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為萑葦為蒼莨竹為專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  
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  
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  
必知幾而正矣

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  
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鑿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

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

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

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

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

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

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

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内吉凶見

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



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  
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  
幾微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大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  
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  
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諷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

學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

也十三舞焉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

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

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當也他人才未美



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  
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  
者必繪以青赤材亦黑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  
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潛室陳氏曰一陟一降初無定所此言上下無常而常  
若有所見於庭真有物臨之者豈非存誠無邪之驗邪  
在帝非進脩欲及時邪

江沱之勝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  
其朋故不以勝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  
其嘯也歌

采芣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  
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  
敬而不瀆之以拜於善教寔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  
其怨苦噓嘆婦人能此則除諛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紒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說毀  
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  
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  
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不能無太  
簡之誠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  
由敷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斨而  
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  
其新逆

九戔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很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九一之法  
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身時  
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拒矯因  
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



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  
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宋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常棣別且是兩般物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議則何遠之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也○黃瑞節曰張子誤以唐棣為常棣又誤龍溪儒之失甚善蓋刪詩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滅者與

航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雅擊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

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反之負塗民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者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

正已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

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



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踈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

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 玉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











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  
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  
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大祖  
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干祫之不當祫也孔註王  
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

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

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

商六廟周七廟今按高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願  
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  
晉室諱昭故學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  
者改昭為昭

有寢廟別有門垣大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

士孫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亦

義周禮有守祧之官鄭註周禮守祧曰宗亦曰世室

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廟奉穆於文羣昭於

武明堂位室有文世室武世室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

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則二廟

而遷其主于昭之宗魯祖遷于昭之廟親盡放入廟者祔于

如當為昭則祔於昭之廟而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

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於主祭者為祖

也主祭者改則祔于穆之廟而遷也見穀梁傳及註



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

同但毀廟之主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

父者也也周制自后稷為三大祖不為昭穆為昭穆十世至文王

又為穆十世至武王又為昭穆十世至文王

仲武之叔王季之穆也蓋其序又曰管蔡魯衛文昭也邢晉厲

王在左其尊於初不以左為尊也

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遺如此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

几求之或於室或於材也

黃瑞節曰禮記祭統篇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

於室而出于材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氏註云同之為言

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鋪筵也詔祝吉事於尸也

其精神合也○張子語錄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

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

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朱子曰姓是大大總稱處氏是後來次弟有分別處如魯木

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如姓而代有別處如魯木

字為謚切恐謚本氏字傳寫之訛先德承訛解將去義

理不通如舜生為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為瀉姓即因生

生理大全卷六



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駟以字為氏因以為族杜預無諸侯以字為氏駟是強解

據王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齋朔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補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為眾臣公之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眾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

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賁瑞節曰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

如家人焉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而



已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  
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  
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吊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  
者不吊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求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取西銘首句為篇名  
今自為一書不復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  
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  
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象有  
意否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  
女皆性也是鳥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  
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



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莫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莫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司庸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

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

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

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

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

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在天在也惟屈伸動靜終始之

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道萬物而謂之道体萬

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

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

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

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

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

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鬼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



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

均死生一夫不惟知書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

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

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莫才間氣生則溺耳目

怙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

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

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

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

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諛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與

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

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許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

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滓濁逸厭而不有

還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愚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

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

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

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

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諛

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

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



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体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体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体而無累也以其兼体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体氣有陰陽屈伸相應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寬為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



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矣忠

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休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已

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失於聲終迷其四体謂已當然自輕也欲他人已從誣人

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

甚焉

程子答張子書云新論大槩有苦心極力意象偏而無寬  
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象偏而無寬

多室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日月所觀纖微盡識之

矣考索至者如端料於物見物掃掃能無差手更望完

嚴便慮迫切意象無他日自當條暢又曰子厚謹嚴後謹

正如今非明睿所謂故失兩字因作圖子與兩銘對者

伊川云非明睿所謂故失兩字因作圖子與兩銘對者

思求將論正象書却欠通之泳以待其美理自形矣然豈

江仲謀論正象書却欠通之泳以待其美理自形矣然豈

通貫而為一也蓋天地之鬼神是然賈本末精粗無不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





皇朝文獻通考卷六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